

後漢書集解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世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王先謙集解

隗囂

集解惠棟曰姓源韻譜云天水隗氏出於大隗氏先謙曰官本前一行隗囂傳三字下有囂音五高反五字

字季

孟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集解先謙曰今秦州秦安縣治

少仕州郡

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為士

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置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

大夫置元士三人

歆死囂歸鄉里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地皇四年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

囂等既出因逃亡矣

季父崔素豪俠能得眾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

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

事也

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

殺莽鎮戎大尹

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集解惠棟曰

前書云大尹李育先謙曰平襄今鞏昌府通渭縣西南崔廣等曰為舉事宜立主曰一眾心

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

眾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眾皆曰諾囂既立遣使

聘請平陵人方望曰為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集解通鑑胡注武王伐紂以太公為師尚父田單

守即墨以一卒為神師韓信既破趙師事李左車皆軍師也後遂以為官稱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

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曰漢為名

其實無所受命將何曰見信於眾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

神道設教求助入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

無常削地開兆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曰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

舍諸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乃立高祖太宗

之廟胡注平襄邑之東也李吉甫云今廟在秦州上邽縣東北五里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

史祝史也璧者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

策殺牲取血坎其牲

加書於上而薶之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

臣賢按蕭該音引字

詰鋌即題音徒啟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盜為題據下文云鋌不濡血明非益盜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留犁飯匕也撓攪也匕攪血而歃之今亦奉盤錯匙而歃也以此而言題即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

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

殛誅也

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

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濡血歃

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薶血加書一如古禮

集解惠棟曰杜

預春秋釋例云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

事畢移檄告郡國曰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

集解通鑑胡注

崔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於西方白虎主之因改右將軍號白虎將軍

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

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

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大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

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
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
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集解劉攽曰大尹尹尉隊大
夫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
又注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
少六尉二字部又當作郡也
集解惠棟曰逆理逆節
鵩殺孝平皇帝集解惠棟曰顏籀漢注云
絕理漢律所謂不道也
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殺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
上椒酒置藥酒中故翟義移書云莽鵩殺孝平皇帝
篡奪其位矯
託天命偽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
欺惑眾庶震

怒上帝反戾飾文曰為祥瑞大風毀莽玉露堂又拔其昭靈堂池
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

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
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
人掌旁有白頭

子臨為太子以為祥應也
**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儁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
策自陳功勞干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十餘人**集解劉

攽曰案本傳
楚越之竹不足曰書其惡前書朱光世曰南山之竹
不足以盡我詞囂以楚越

作五千人
多竹故引以為言也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明理
篇荆越之竹猶不能書高誘注楚越竹所出也
天下昭然所共

聞見今略舉大端曰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禍福
地萬物父母**禍福**

之應各曰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

史傳

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

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乃**昔秦始皇毀壞諡法曰一**

二數欲至萬世

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諡中

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厯言身當**

盡此度

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厯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

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

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

絡猶經絡也謂莽分

田為

王田賣買不得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

規錮山澤奪民本業

莽制名山大澤不得

採取造起九廟窮極土作

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

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

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

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為銅構櫨飾以金銅瑤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集解劉攽曰窮極土作案文士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又注七曰元城孺子王案本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周

壽昌曰土作即興造土木意舉土以該木也禮
無作土功亦指土木工言土字似不必改作工發冢河東攻劫

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

集解惠棟曰口語單辭之類無左證者也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法冠晨

夜冤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順

時之法葬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葬又作不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為不順時之法灌曰醇醢

裂曰五毒葬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葬之集解惠棟曰翟義傳葬發方進及先祖冢在汝

南者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政令曰變官名月易葬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

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

市買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

市道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為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增

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簞筍問人者莽令

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為姦於外貨賄為市侵漁百姓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

炭沒入鍾官

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

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

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擾勁越

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

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王邯怨怒不附莽

西侵羌戎東摘

滅貊

摘擾也西羌麗恬傳幡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陳永莽又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

出塞使四境之外竝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

瀕涯也滌

蕩也蕩地無遺類也故攻戰之所敗苛罰之所陷飢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

已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

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

自誅刈

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

大臣反據亡形已成

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

涉曲陽侯根之子也

皆結謀內潰司命

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

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竝見光武紀

今山

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

四布宣風中岳

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

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

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

莽貶句町

王為侯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

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

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橐韜也臥猶息也

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

負子之責

百姓襁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集解錢大昕曰史記魯世家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于天小

司馬云尚書負為不鄭玄讀不曰負負子謂負上天之責也章懷注非訛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

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安定卒正王旬

莽從弟平阿

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

喻曰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曰徇百姓然後行戮

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

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

囂將行方望曰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曰書辭謝而去

集解先謙曰望既去以明年正月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已為丞相敗死詳劉玄傳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

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英雄未集望

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

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

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已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

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乂竝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

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耆耆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濫也誠

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

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

吳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

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咎犯

湖集解劉攽曰偏舟案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

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

逡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

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夫呂二子之賢

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

有龍池之山

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集解先謙曰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涇水北彈箏峽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

軍勉之

集解王補曰袁紀囂固畱望遂去

囂等遂至長安更始曰爲右將軍崔義

皆卽舊號

集解通鑑胡注就其舊號而授之隗囂違方望之言而從更始違馬援之言而叛光武始則幾至殺身後則終

於滅族擇木之難也

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卽曰事告之崔義誅死

更始感囂忠曰爲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

武卽位河北囂卽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

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

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勸更始使執金吾鄧曄

謝承書曰

畦南陽南鄉人以勁悍廉直為名集解洪亮吉日將兵圍囂囂閉

前志南陽無南鄉縣續志有之蓋從後追書耳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

門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

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呂

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恭改清河為平河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恭作莽是為掌野大

夫平陵范逡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

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醑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治書

先謙曰本治書避唐高宗諱改持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

陵人王元為大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為河陽者誤也杜陵金丹之

屬為賓客集解惠棟曰丹嘗續司馬遷史記見劉知幾史通故下云囂賓客多文學生案時班彪亦為囂賓客彪集有與

金昭卿書丹蓋字昭卿也由此名震西川集解先謙曰官本川作州是聞於山東建武二年

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集解通鑑考異云鄧

禹傳惜叛禹在建武元年今云二年蓋惜以
元年冬未叛延及二年囂拜官在二年也
西向天水囂迎擊破

之於高平

縣名今原州高平縣集解陳景雲曰注高平當作平高

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

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

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

涇陽

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州平原縣南涇陽故城是也集解先謙曰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四十里

囂既有功於漢又

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

武素聞其風聲報曰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曰慰藉之良厚

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集解王補曰光武始以

殊禮遇隗囂此兵機也張步之勢與才下囂無算然乘其北憂漁

陽南事梁楚而步遂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以此例囂設方其上

書詣闕遽正君臣之禮囂必不服而招誘關東羣盜必投其隙以

煽合從之謀協規公孫并力拒漢中興之業未可期也帝因竇融
降附既用河西扼隴蜀之亢又以柔懷隴坻孤蜀之勢不戰而屈
人兵此計之得者及羣盜蕩平天下底定乃始專精
西討隴滅則蜀舉天戈一揮坐受其成自然之勢也
時陳倉人呂
鮪擁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

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曰手書

集解惠棟曰鄭康成云手猶親也漢詔令皆人主自親其文故

第五倫讀詔書而歎息也

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

孔子曰周

之德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但駑馬鈐刀不可強扶

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

文鈐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鈐刀為鈐言駑馬鈐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

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戰國策曰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湣王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

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

而蒼蠅之飛不過數

步即託驥尾得已絕羣

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驥得使

蒼蠅絕羣也見敞傳

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

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已馮異西征得已數千百人躑躅三輔

躑躅猶踟躕也

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

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

角力猶爭力也

如令

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

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

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爲言

管仲曰生我者父母

成我者鮑子

事見史記

自今已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

解構猶聞

構也集解先謙曰淮南俶眞訓孰肯解構人間之事與此解構同詩經或作邂逅又作邂觀字異義同皆言適然會遇也帝欲囑用手書勿以傍人倉卒相傳恐其爲詞所掩不達本意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

中遣使召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囑

集解通鑑胡注謂相扶助而安也

囑自己與

述敵國恥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已故蜀兵不復

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已示囑因使討蜀已

效其信囑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

文伯盧芳字也集解

萬承蒼曰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故當時之人但知爲劉文伯不知爲盧芳文伯非芳字也芳字君期見本傳未宜謀

蜀帝知囑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

集解通鑑胡注帝與囑書初用敵國禮今黜其禮惠棟曰東觀記囑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世祖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初囑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案此囑持兩端當在五年

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曰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

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

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曰為胡騎校尉封鐫

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鐫謂而囂將王元王捷常曰

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

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眾口向上也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

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

居垂惠佼疆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說

通鑑胡注儒生謂鄭興班彪等羈旅危國曰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

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

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元請曰一丸泥為

大王東封函谷關集解先謙曰官本河山作山河元請曰一丸泥為

巖嶮周固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

日持久已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已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

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神龍失執即還

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囂心然元計雖遣子

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

餘稍稍相隨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已囂子內侍公孫述遠

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說文

曰騰傳也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子產騰辭高誘注騰傳也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

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囂故宰府掾吏善為文書每上書移檄

士大夫莫不諷誦與此微異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

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帝遣大中大夫來欽持節送馬援周遊先生長安怨家殺

遊其弟為囂雲旗將軍來欽恐其怨恨即與援俱還長安帝遣衛尉鉅期持珍寶綰帛賜囂期